

春天漫笔

春

笔



春 天 漫 笔

魏 巍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书号1330 字数96,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1/2 插页4

1959年7月北京第1版, 195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301—20,000册

定价(4)0.47元

目 次

寄故乡.....	1
怀仁堂随笔.....	5
我爱苏联人.....	9
女将军.....	16
悼宋之的同志.....	31
我的老师.....	34
春天漫笔.....	41
不做时代的懦夫.....	75
要学老革命.....	84
写在风夜里	101
斥杜勒斯	104
同志们，加强我们的思想战线！	108
陈沂脱去了外衣	113
一个人抗拒改造会发生怎样的事	120
做什么样的作家？.....	129
战士诗——革命英雄主义的战鼓	137
访苏联作家别克	148
“晋察冀诗抄”序	158
后记	171

寄 故 乡

不論走到什么地方，人总是爱他的故乡的。尽管他的水更甜，山更青，他乡的少女更多情，他乡的花草湖光更温柔；然而，人仍然是爱他的故乡的，爱它的粗朴的茶飯更好吃，爱它的乡音更入耳，爱它的淳朴的絲弦更迷人！

因此，故乡呵，当我听到你选我做你的代表的时候，不能不拨动我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是在領受母亲温柔嘱托时的感情，这是在領受父亲严肃命令时的感情，这是一个忠誠的士兵，注視着連长信任的眼光，領受战斗任务时的感情。故乡呵，做为你的忠誠的兒子，我将如何地竭尽心力，完成你托付的一切呵。

故乡，你曾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地方。人們曾帶着深沉的感情感叹过，中华民族的灾难是深重的；而你，是灾难中的灾难，是人民的牢獄和坟場。在那黑暗的年代里，我听见過憔悴的母亲在黑窗戶里面的絕命时的呻吟，我听见过哥哥那个失业工人的沉重的叹息，我看见过邻家姑娘十四个鐘头换来的两毛工錢如何被强盜們夺去，我看见过我的姐姐全家大小睡着的一領破席。我看见过，

我还看见过无数的乡亲，他们从大破产的农村中流浪到城市，把亲生的女儿送到妓院，自己流落为军阀的士兵和盗匪。故乡呵故乡，我不爱你吗？可是你是怎样的一个故乡呵，你生产了那么多的棉花同小麦，可你却是连黑窝窝头都不让人吃饱的故乡呵。因此，我不能不离开你，我愿走得越远越好，我的头不愿再回一回，我的眼不愿再望你一望。故乡呵，我不是恨你，而是爱你，你若不在烈火中再生，你就同那些糟践你、凌辱你的恶魔一同在烈火中灭亡！

在遍地烽火的抗日战争里，你的灾难不是减轻而是更加深重了。“水、旱、蝗、汤”的灾难，已经把你的生命逼到了尽头。这一年，有三百多万淳朴的人民饿死在自己的故乡，更不知道有多少人民四处逃亡。死尸无人收葬，蓬蒿越过屋顶。这是什么景象？这是连“地狱”也不会有景象，这是生命濒于绝灭的蒋家王朝的“德政”呵。甚至连吃掉自己亲生儿女的惨剧，也竟然发生在我的故乡。当我听到这些消息，而又正当我们的革命大军向南挺进的时候，我递上了要求批准南下的请求书。故乡呵，我恨不得立刻抱上炸药，去炸开你罪恶重重的黑暗的牢门，哪怕我当时就倒在你的牢门之下。

而终于呵，雷电劈开了你的牢门，巨风击落了你身上的枷锁。这是人民自己的数百万雄师进攻的雷电，这是中国人民要求生存的复仇的巨风。我在北中国的大山岭

上听到了这个信息，我揮着热泪，我怀着叫人战栗的喜悦，我要上得更高，我要看得更远。故乡呵，我要望一望你，我要望望，是誰，是哪一支部队，是哪一些爆破手、机关枪与大炮的射手解放了我的多灾多难的故乡呵。我恨不得立刻飞到你的街头，牵着勇士們的衣襟，去亲吻他們身上的血迹与战壕中带来的尘土呵。

呵，这是多么长、多么可怕的一場恶梦！

故乡，你醒来了。你在生命垂危的时候醒来了。你在毛澤东的雨露中醒来了。脚踏着欢騰叫嘯的黃河，眼望着紅光万丈的北京，你伸展着你的身子，舐着你的伤口。曾几何时，家人的書信飞来，朋友的書信飞来，乡亲的書信飞来，故乡呵，你已經变成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我问，我散步的那条小路呢？他們說，鋪着柏油的林蔭大道。我问，那路边的茅棚呢？他們說，已經变成了一片高楼。我问，侄兒呢？他們說，正在学制造拖拉机。我问，侄女呢？他們說，在新建的工厂里，最近加入共产党。——哦，那想必是一个不错的青年女工。我再問，再問，他們就說，还是回来看看吧，保准你会迷了路。哈哈，朋友們，迷了路算什么呢，今天在故乡迷路的，怕不是我一个，就是在故乡找个向导，也不会算是丢人的。呵，侄女兒，願你和你同伴的姑娘們，为人們制作更多的用品吧。侄兒，願你和你的伙伴們，为长时期受苦受难的故乡快制造拖拉机吧。朋友們，願你們建設起更多的工厂，讓

它們手拉着手，肩并着肩，讓它們的烟囱噴出的黑烟，象画家豪迈的大笔一样抹滿我故乡的天空，願它們的尘灰，落上我窗前的牵牛花，就象鞍山的美人蕉披滿一层工业战綫上的光荣的战尘。朋友們，当我回去时，我不怕迷失路，我願意迷失路，願意迷失在你們生产品的小山旁，迷失在你們烟囱的丛林里，迷失在你們家园美丽的小径中，象我錯走进天宫一样。

故乡，我的历尽苦难而終於走向幸福的故乡，你走过的道路，我是知道的；你的意願，我是了解的。我将怀着你的意志和意願，踏上怀仁堂的石阶；我将怀着你們滿腔的热誠与感激，走到毛主席的身边。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时候，我将怀着对社会主义故乡的渴望，举起我的双手。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时候，我将用我們千千万万父老的感激的热泪，写上象征着我們全体人民、各个民族光明与希望的名字：“毛澤东”。父老們！我就怀着你們这样的意願和意志，以尊严而又虔誠的步子，走向怀仁堂去。

1954年9月17日晨3时草。

怀仁堂随笔

怀仁堂的后园，有一个宽大的草坪，草坪周围种植着花草。有一天，全体代表在这里合影以后，人们好象一齐意识到他们和最亲爱的人亲近的时刻。

多年来梦想着的时刻到来了。这时，人们涌向前去，涌向前去，连花白鬍鬚的老汉也是这样地涌向前去。他们要挤到他的身边，哪怕說一句話，握一握手。我挤也挤不上，望也望不見，只得繞到一个門口，这是等一会儿他一定要經過的門口。

呵，他过来了，他被簇拥着过来了。我看見他那寬大深广的前額了，那載着这个世界也載着中国每一間茅屋的海呵，夜夜面对着灯光为每一个人謀取着幸福的波瀾壯闊的海呵。

終于，他来得更近了，只有几步路了，他就在我的面前了。突然，是这么突然，我的全身象着了火一样，就在这一刹那，我所准备又准备的話全忘了。我这时，这时，怎能說出我的感情！我願他立刻給我一个最严格的命令，最严重的任务，去进攻任何一座堡垒，去攻取任何一座火山，不管經過任何艰难困苦，我都要去，我都要走，走，走，

哪怕走到天边。……他的右手，已經被許多人握住了，我迎上去，双手捧住他的左手，叫了两声，“毛主席！毛主席……”

哦，我今天就要在选票上写上他，写上这个中国人民千载万世都不会忘記的名字！他，對我們的民族，對这个世界，對我們的历史有着何等深远的意义呵！我們的民族，誰不知道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文化最灿烂的民族之一呢，她对世界是有过貢獻的；可是，从这一世紀以来她陷入了多么悲慘的命运！那些一手高擎聖經，一手仗着刀剑的强盜，跟一个賽过一个的卖国賊，他們把这个民族的生命毀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中国”就这样成为貧困与落后的代称，在那些强盜們的眼里，“中国人”三个字不过是低微下賤的別名。而我們这个伟大的民族是不会熄灭也永远不会熄灭她的火焰的！因为整个世界都还凝視着她，期待着她履行无可推卸的責任。終於，在这个民族处在最黑暗最危险的年代，中国人民最痛苦的时光，中华大地以他最大的慷慨，中国民族以他全部的精力誕生了我們中国历史上一位曠古未有的伟大的天才，中国人民英勇非凡的兒子。他把中国人民最卓越的品質，最大的勇敢，百折不回的堅定，出色的智慧集中于一身，高举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明亮的火把，凝聚着、烤煉着革命的力量，創造了以對无产階級事业，對人民事业的赤胆忠心結成的共产党。中国人民起来了。中国人民得救了。他

是我們民族起死回生的最伟大的英雄呵。就是这样，他被称为每天从东方升起的灿烂的太阳。而又是誰，站在这个世紀的高峰上，把我們引向更美好的未来呢？又是他呵，又是这輪永远給我們温暖的灿烂的太阳。“毛澤东”三个字，已經成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同义語了，他意味着光明和温暖，胜利和希望，人类的和平、幸福和友誼！而在馬上要到来的几分鐘里，我就要用我战抖的笔写上这个光輝的名字了。……

我回到怀仁堂不久，这个人們早已用幸福的想象一再描画的时刻开始了。每张桌上都放好了墨盒和毛笔，每个人的面前，都放好了一叶白宣紙裁成的选票。我面对着选票心想，这不过是对我們最亲爱的人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朱德同志的一种信任的表示罢了，而这五寸长四指宽的一张薄紙，怎能記載下六亿人民對他們无尽的感激与深情！我記得仿佛少数民族的詩里說过，用大地的树木做笔，用头顶的蓝天当紙也写不尽他們的感激与深情呵。为了使这庄严幸福的一刻，在我的一生里停留較长一些的时间，我没有馬上去写。我看着周圍的人們，特别是那些坐着手推車，坐着担架，病容里閃着激情的代表們。会场靜肃无声。我看到的面孔，都是那样严肃和庄重，含着深深的感情。有許多人好象立志要画两个赛过圓規下的圓圈，費力地移动着笔触，有的因为沒画得圓，象是对自己十分的不滿。眼看投票的时间快要到了，我才拿出我

自己的笔，我没有用那枝桌上的毛笔，因为我想这对我的笔也是一点纪念。我也象别的代表一样画得很郑重，很慢，因为我知道我画的是什么，我画的是不可战胜的共产主义的旗帜，我画的是我的祖国我的人民一定要到来的远大光明的前途。

当大会主席宣布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分别以全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的时候，怀仁堂上是响起了怎样地欢呼呵。人们恨不得立刻涌到毛主席的身边。人们站在凳子上欢呼。少数民族代表舞着他们手中的红綾欢呼。整个的欢呼声象要把怀仁堂高高举起。两排中国风味的六角宫灯上垂着的红穗，也在微微摇摆。呵，欢呼吧，让全中国都听到，让全世界都听到，让我们的敌人也听到。这是有了自由，有了权利的中国人民的欢呼，这是过去连盐巴都吃不上的少数民族，今天得到祖国温暖大家庭的欢呼。这是脚步声震动世界的六万万人民正在前进的欢呼。这十分类似战场上那种冲锋陷阵的呼喊。这喊声好象说，走呵，前进呵，毛主席领导我们前进呵，我们到最幸福最美好的前边去罢！……

1954年9月27日——10月6日于北京

我爱苏联人

世上，只有真诚的东西，是最难叫人忘记的。

回想起在苏联的那些日子，那些短短的日子，我跟多少苏联人拥抱过、亲吻过呵！年老的诗人，鬍鬚垂上我的脖子亲着我，孩子们爬上我的膝头吻着我。当我们握手时、拥抱时，我，我看见了他们的眼睛，苏联人眼睛里滴露的真诚。

临离开列宁格勒那天，诗人李季接到一封信。是一封什么信呢，是一篇被感情激动得有些杂乱的诗！这是一个叫苏尔珂夫的青年写的。其中有这么几句：

我不去想，我怎么不懂你的言语，
也不去想，你怎么不懂我们的俄文，
总之，我——斯大林格勒人，
而你——来自长江之滨，

.....
我们站着，两不释手，
目光久久地相亲相投，
可是在这沉默里，

却听出一个美丽的字眼——“朋友”。

是的，正象这位苏联青年所描写的，我們跟我們的朋友們，就是这样地“相亲相投”！就是这样地用眼睛传递着語言也难传达的感情！

在列宁格勒的旅館里，有一次吃飯，老实講我不太餓，我就沒有能完成我的亲爱的朋友們的“任务”。你說呢，那两个端飯的女同志，把別人吃光的盘子嘩嘩地撤走了，就不給我撤。而且用那样的一种眼光看我，好象說：“你看，你不吃光就不給你撤！”她俩的真摯的热情，使她們忘記了是在招待宾客，流露了年长的姐姐对待弟弟的感情。哦，在这里我不能不提苏联作家协会派来迎接我們的瑪罗左娃。她自滿洲里到莫斯科的长途中，为了察看哪个人吃得少，每吃飯，她的眼睛就象机警的哨兵一样在巡邏着。你說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

十月革命节那天，那就不是一双而是多少双这样热情、这样真誠的眼睛望着我們！那天，几十万的游行队伍，除了在伟大的列宁墓前——在主席台前最热烈，就数我們几个中国代表团所站的地方。当那幸福的人流涌过来的时候，一睽見我們是中国人，就象嘻嘻笑着的向日葵一样，全朝向我們。向我們招着手，或者搖着高举着的花束，欢呼起来。

在人群里，那些坐在父亲肩头上的孩子們，也向我們

招着小手，更小一點兒的孩子，大人捉住他們的小胳膊向我們搖着。有的人還想從人叢里擠過來，跟我們親近。他們高喊着：“偉大的中國人民——烏拉！”“毛澤東——烏拉！”把紙花搖得落了一地。特別是當他們把兩個巨人的名字連在一起，喊着“斯大林——毛澤東”的時節，就激情地把花束投向我們。許許多多的人，尤其那些老婆婆們，她們走過去了老遠，還回頭望我們，望我們。我心里叨念着：老媽媽呵，我們不是沒有看見，我們都看見了您是怎樣地在望着我們。……

在斯大林格勒工人特魯森的家里，我們曾度過一個晚上。在華美的燈盞下，在一盆橡皮樹的闊葉旁邊，他的小兒子不斷地撫摸着我們送他的毛澤東紀念章，歪着头笑着，給他的父親看。父親跟兒子甜蜜地親着。而後特魯森抬起笑的眼睛望着我們：“我們就是喜歡他喲！”又說：“你們怕不知道吧，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我們這兒，把我們興奮得直談了一個星期！你知道我看報最喜歡看什麼？……我真喜歡周恩來、郭沫若的講話！周恩來講話愛怎麼開頭呢，他愛說，我代表四萬萬七千五百万……你聽，四萬萬七千五百万！我真愛聽這幾句！”有人為了說得更清楚，補充說四萬萬七千五百万是包括台灣在內的，特魯森嚴肅地說：“當然在內！別人的土地我們不要，可是我們自己的土地，就是這麼一點點，”他用手指甲比了那麼一點兒，“也不能出讓！”他又笑着說：“西藏不是已經解

放了么？……現在中国的工人怎么样呵，你們看，我还有机会去中国看看我們的同行嗎？”

……也是在斯大林格勒，在一次晚宴席上，酒，大家都喝得实在不能再喝了。有誰又去跟州作家协会主席碰杯了。这位主席，这位真挚的詩人，他端起了滿滿一大杯快要漫出来的沃特卡，象挑起一付难以胜任的重担一样，又放了下去，低头望着酒杯，沉吟了片刻，終于又把杯子高高地擎了起来，說：“同志們！我还，还没有喝醉。……我要說一句心里話，說良心話，我們俄罗斯人不知道怎么样地喜欢中国人……”

說着，他一气喝了下去，抱住了我們的一个同志。大家都望着他俩好几分鐘的亲吻。……

在漫天風雪中，我們訪問了托尔斯泰在雅斯亚那巴利亞那的故居。这个故居的負責人波波夫同志，头发斑白，看来是一个庄严的，不爱講話的老头子。我們坐在一块兒，談起俄罗斯跟中国人的感情。當我們談到苏联紅軍对于我們的重大援助的时候，我朗讀了我过滿洲里时写下的一篇詩：

白艳艳的雪地上，立着一座新的楼房，
有几个紅軍战士呵，也埋葬在这个地方。
他們是怎样地在这兒坚决的战斗，
他們的血流在了这座楼上！

這兒虽曾變成了一座廢墟，
但白艷艷的雪地上又立起這座新的樓房。

這兒虽不象祖國的江南草綠花放，
可這樓房呵，好看得象花朵一樣。
蒙古人騎着馬在這兒自由的游逛，
小孩子在這兒嬉戲歌唱，
紅軍戰士呵，雖然你再不能聽見他的歌唱，
但無論誰在這兒經過，也要細看看這座樓房。

老头子站了起來，他把每個同志都看了一眼，然後莊嚴地、緩慢地說：“我要談一談我自己，我，為什麼怎樣地愛你們。——你們恐怕不知道，”他說，“在我們蘇維埃的祖國最困苦時期，就是內戰時期，我是紅軍里的一個將軍。”大家更沉靜，更尊敬地注視着他。他摸了一下自己的白髮：“那時候，在我們師里有一百二十個中國人。不是其他人，而是中國人。全師誰不稱贊他們的英勇，出色的勤苦？我知道，他們怎麼樣跟俄羅斯人共同分一塊黑面包，我也知道，他們在哪塊俄羅斯土地上流過血。……”他沉默了一下，又接着說：“也許中國人姓王的多吧，當時大家就親熱地，統統管他們叫‘姓王的’，同志們，今天我看到了你們，就象又看到我那些‘姓王的’戰友一樣……”

老头子說過，坐下，又望着我們。